

碧琅玕館春長好

澳門之女碧琅玕館館主洗玉清教授 與金明館館主陳寅恪教授的兩代詩緣

姜伯勤*

澳門的女兒洗子

詩人洗玉清教授是澳門的女兒。

在先生執教的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在綠樹如茵的康樂園內，頭簪一朵白玉蘭的這位碧琅玕館館主，被人們親切地叫做“洗子”或“洗姑”。

洗子原籍南海西樵簡村，1895年出生於澳門；1912年於澳門鏡湖醫院恭聽孫文先生演說。是年（17歲）畢業於澳門子褒中學。先生在《自傳》手稿中說：“我一生受他（陳子褒先生）的影響最深：也立意救中國，也立意委身教育。自己又以為一有室家，則家庭兒女瑣事，總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教師，難免失良母賢妻之職；想做賢妻良母，就不免失人民教師之職，二者不可兼，所以十六七歲我就決意獨身不嫁。”⁽¹⁾

1995年，時值洗玉清先生百年紀念，澳門歷史學會出版《洗玉清誕生百年紀念集》。鄭煒明先生在〈讀洗玉清教授著作筆記〉中指出：“今天我們認識的洗玉清教授，絕對是一位身份異常獨立的女學者、女詩人。”咸贊洗子身處“對婦女限制極大極多的末代舊中國”，而能“超越”傳統。⁽²⁾

* 姜伯勤（1938-），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敦煌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先後任七屆、八屆、九屆、十屆全國政協委員；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副召集人。主要從事隋唐史、敦煌學、絲綢之路史和藝術史研究，出版專著六部，發表學術論文一百二十餘篇。其專著《唐代敦煌封戶制度》1995年獲第一屆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二等獎，專著《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1998年獲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第二屆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獎二等獎，同年獲廣東省優秀社科成果一等獎，專著《石瀛大汕與澳門禪史》2005年獲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1989年獲得廣東省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1991年被評為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1993被授予“南粵傑出教師”榮譽稱號。

2008年8月，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編，並由著名詩人學者、書法大家陳永正先生編訂之《碧琅玕館詩鈔》，以極高潔之線裝函套本形式出版。其中如〈夜歸澳門〉一詩有云：

情急覺程緩，中夕夢偏慳。
虛枕濤聲壯，高窗月色閑。
星星見燈火，望望已家山。
入戶親先喜，扶肩認別顏。

思念家山的“情急”之音，躍然紙上。自然之情，不假雕鑿，把一個澳門女兒的真情，抒寫得自自然然。

又如同書〈國難文學·丁丑月八月二十八日避亂返澳門〉有云：

七載別故園，此心長惻惻。
遊子豈忘家，言之淚沾臆。
況值喪亂歸，焉敢言息轍？

詩中把對澳門的思懷，與對亡母的思念交織在一起，詩云：

晚上阿母室，衾枕仍素絨。
 盥盤猶母用，幅巾猶母織。
 (……………)
 姊妹話家常，絮語如蟲唧。
 談舊有餘哀，思存同太息。
 獨有風樹悲，此生無終極。

洗子對故園澳門的愛，與對已故慈母的愛不可分離。她是歷經國難氣節崇高的愛國主義者，而不愧為澳門的優秀兒女。(3)

與義寧陳氏的兩代詩緣

陳寅恪教授，江西修水人。義寧陳氏一家是近現代中國文化中光彩照人的傳奇。寅恪先生父親陳散原即陳三立先生，為當代中國之一大詩家。

誠如陳永正先生所指出：“洗玉清先生的詩歌創作，大致可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早期為1915年至1937年夏。先生為名門閨秀，上庠學人，時與國中名流鉅子往還，所寫的詩亦備受贊賞。”

1937年夏，老詩人陳三立為《碧琅玕館詩》題記：“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飾，自饒機趣，足以推見素抱矣。”借用寅恪先生的一句話來說，這確實是一種真正的“同情的瞭解”。

又如陳永正先生指出：“中期為1937年秋至1954年，這是先生詩歌創作的高峰期。”“1942年至1945年間所寫的〈流離百詠〉，更是史詩式的抗戰長卷。”“陳寅恪先生更評曰：‘大作不獨文字優美，且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者，必有資可無疑也’。”(4)

舊雨新知九家村

1949年1月18日，陳寅恪先生一家自上海乘輪船抵廣州漁珠碼頭，並由嶺南大學交通船迎抵嶺大北校門碼頭，陳序經校長、洗玉清教授等親往迎候。

寅恪先生入住嶺南大學九家村，這裡曾是抗戰期間流離中有患難之交的洗玉清先生的住處所在。先是1930年三十五歲時，嶺大校長鍾榮光破例專撥“九家村”一宅讓其獨居，是為先生所顏之“琅玕館”；洗玉清先生又在稱為“廣寒宮”的女生宿舍住過；上世紀50年代中期還入住過中山大學東北區新女學附近的新建房舍，直至調往廣東文史館之前。

九家村在今中山大學生物系及幼兒院迤北之一坡地上，如曾昭璇先生所云：“（洗子家是）一家紅磚高級住宅，雖然面積小一些”，“但四圍花園包繞，小徑通幽”，“當時九家村已有由校規劃為種竹類種植園的計劃，不准多蓋房子。當時華人教授能住九家村已算榮譽的了。”(5)

1949年1月，寅恪先生有〈己丑元旦作時居廣州康樂九家村〉詩云：

無端來作嶺南人，朱橘黃蕉鬥歲新。
 食蛤那知今日事，買花追惜少年春。
 一生心苦誰同喻，數卷書存任更貧。
 獨臥荒村驚節物，可憐空負病殘身。(6)

嶺南風情給詩人惜春的意象，從而與內戰中的貧苦流離形成對照。不久，寅恪先生並夫人唐筼，前往康樂園附近之漱珠崗純陽觀探梅，從而給“負病”的生活帶來了春天的生氣。

漱珠崗純陽觀唱和

洗玉清先生1950年6月於《嶺南學報》第十卷第二期發表〈天文家李明徹與漱珠崗〉一文，有云：“去嶺南大學四里，有鄉名五鳳村。村有漱珠崗，純陽觀在焉。”(7)

清道光六年(1826)天文學家、道士李明徹得兩廣總督阮元之助，鼎建純陽觀。純陽殿後，有為李明徹觀天象而建的朝斗臺。李明徹著《圓天圖說》一書，此觀建立後，遂為文人墨客吟誦雅集之地。如1949年有江西詩人羅球，《藤花別館詩鈔》著者，作〈遊漱珠崗並訪洗玉清教授琅玕

館》詩⁽⁸⁾；1950年1月，陳寅恪先生有〈已丑仲冬純陽觀探梅東洗玉清教授〉詩。⁽⁹⁾

此詩即三聯版《陳寅恪集·詩集》之〈純陽觀梅花〉，詩云：

我來祇及見殘梅，嘆息今年特早開。
花事已隨浮世改，苔根猶是舊時栽。
名山講席無儒士，勝地仙家有劫灰。
遊覽總嫌天宇窄，更指病眼上高臺。

(1950年1月)⁽¹⁰⁾

今本《碧琅玕館詩鈔》卷二有〈漱珠崗探梅次陳寅恪韻（已丑仲冬）〉，詩云：

騷懷惘惘對寒梅，劫罅憑誰訊落開。
鐵幹肯因春氣暖，孤根猶倚嶺雲栽。
苔碑有字留殘篆，藥竈無煙剩冷灰。
誰信兩周花甲後（壁間有碑立於道光己丑，
去今適百二十年），有人思古又登臺。

此次純陽觀尋梅，寅恪先生唐筭夫人亦同行。夫人〈同寅恪純陽觀尋梅〉（1950年1月）有云：

乘興尋梅梅已殘，扶筇惆悵上高壇。
暗香浮動任吹盡，俯見蒼松獨耐寒。⁽¹¹⁾

此三首詩，表達了三位詩人“剩興尋梅”的詩情，然因嶺南地處亞熱帶，花事季節與北京當有不同，寅恪先生詠唱“苔根猶是舊時栽”，寫出了對傳統文化根脈的執着；“遊覽總嫌天地窄”，則抒發了詩人寬廣的胸襟。

冼玉清先生的詩句“鐵幹肯隨春氣暖”，錚錚作響，充滿着堅強而熱烈的氣勢。而唐筭夫人高吟“暗香浮動任吹盡，俯見蒼松獨耐寒”，體現了在大時代中的堅韌生命力。

今純陽觀純陽寶殿南有一處“漱石”，上書“漱石”二字，又有“梅社”、“民國丁未名公書”等字樣。此梅社漱石，當是眾詩人當年詠梅處。

千竿滴翠門清新

冼玉清先生的史才詩筆，得陳寅恪先生激賞。1952年2月，寅恪先生詩〈題洗玉清教授修史圖〉云：

流輩爭推續史功，文章羞與俗雷同。
若將女學方禪學，此是曹溪嶺外宗。
國魂銷沉史亦亡，簡編桀犬滋雌黃。
著書縱具陽秋筆，那有名山淚萬行。
千竿滴翠門清新，一角園材貌得真。
忽展圖看長歎息，窗前東海已揚塵。⁽¹²⁾

詩中“國魂銷沉史亦亡”句，表達了對史魂亦即“國魂”的招魂，由此可見詩人對史之存亡與國魂存亡關係的觀念。

“文章羞與俗雷同”，則再次重申了王國維墓碑碑文中的免卻“俗諦”的主張。

“千竿滴翠門清新”，則喻指碧琅玕館館主的清新氣質。

邱世友教授撰有〈試解讀陳寅恪教授〈洗玉清教授修史圖〉詩〉一文指出：“縱觀洗子的著作既屬正史，唯考證藝文、人物特多。廣言之均屬歷史著作，因而有其真實性，猶見‘事外遠致’之作。”如關於天文學家漱珠崗李明徹之研究，指出李不僅遊學於京師欽天監，“爾後又到澳門汲取西方天文學，中西融貫。”⁽¹³⁾

冼玉清教授精於繪事。1939年於授課之餘，繪〈海天躑躅圖〉。洗子序云：“棲皇羈旅，自冬涉春，如畫青山，啼紅鵲血，忍淚構此。”⁽¹⁴⁾

先生於詩歌寫作，少有師承，中年有高人點評指點，而於自己之詩作，多年間反復錘煉修訂，如1943年《琅玕館詩鈔》若干首首刊於《宇宙風》雜誌⁽¹⁵⁾，而後收入今本《碧琅玕館詩鈔》時，又悉心修改。

《宇宙風》第一百三十五、六期合刊頁72有冼玉清〈琅玕館詩鈔〉，有詩：〈貴陽國立貴州大學聘書遠至，張西堂、岑家梧、羅香林

三君來書敦促並盛道花谿風景優勝，率成二絕奉答。〉

錦雲天外候飛來，庚信自慚博洽才。
去住此身難自主，行藏空被海鷗猜。
風光聞與富春齊，錦鯉吹波柳壓堤。
晴雨一竿堪臥釣，夢魂三夜繞花谿。

江山重秀鬢初零，歷劫渾如噩夢醒，
惟有琅玕簷外竹，霜筠不改舊時青。⁽¹⁷⁾

江山重秀，琅玕常青，這裡詠唱出了一個愛國歌者的最強音。

仙館琅玕碧換新

今本《碧琅玕館詩鈔》，已有訂正。如第二句改訂作：“慚愧江南庚信才。”第三句改作：“去住兩難身莫主。”又在詩後加按云：“按，花谿為貴築洽所，當貴惠路之中心，南沿惠水羅甸以通廣西之百色，北去貴陽十九公里。自廿九年公園及縣治接踵建立後，溪山色遊履相續。”

同期又有《琅玕館詩鈔(二)》，題為“桂頭（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厚禮延聘感憶舊遊口占三絕東何士堅黃心昱王韶生三君”，今本黃心昱作王韶生。又，第二闕第二句，今本作“卻感蒲輪禮聘尊”。⁽¹⁶⁾

如前已述，寫於1942-1945年間的《流動百詠》，不僅得寅恪先生如前已述之極高評價，也得到一代大家冒廣生先生的贊賞。冒廣生先生序云：南海冼玉清女士，“修潔自愛，望之如藐姑射仙人，其能詩詞，能四六，能畫，與易安（李清照）同。”“其視吾若嚴師，吾視之如畏友。”

其〈自序〉云：“中日釁起，講學危城。”“旋以不肯降志，孑身遠引。”“人以為苦者，我甘受之。冒硝煙彈雨之至危，歷艱難淒痛之至極。”

其首篇為〈壬午七月初六抵赤坎〉（三十一年八月十七），詩云：

國愁千疊一身遙，肯被黃花笑折腰。
（予謝香港東亞文化協會之招遂即遠引。）
地限華夷遺恨在，幾回癡立寸金橋。
（寸金橋外為法界內為華界。）

末篇為〈夢返琅玕館〉，詩云：

陳寅恪先生不僅激賞玉清先生的史才詩筆，而且十分稱贊冼教授與疾病與命運困厄鬥爭的頑強生命力，那種永遠綠色、日新又新的精神。《陳寅恪集·詩集》〈對聯〉載有：

春聯（丁酉元旦）

萬竹競鳴除舊歲 百花齊放聽新鶯

（1957年1月31日春節於廣州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

此聯之下又載有註釋。“編者註：此聯作於1957年春節。”⁽¹⁸⁾同時又撰有贈冼玉清教授春聯（丁酉元旦）：

春風桃李紅爭放 仙館琅玕碧換新

（1957年1月31日於廣州康樂）

考東南區一號即寅恪先生書齋“金明館”。而冼玉清先生之書齋碧琅玕館在中山大學西北區，兩家在與疾病鬥爭中互相扶持。

1963年9月冼玉清先生入中山第一醫院治割乳瘤，1964年10月先生從香港休養回廣州就醫。好事者卻因此而有流言蜚語。陳寅恪先生提起如椽大筆。《陳寅恪集·詩集》1964年1月29日有〈病中喜聞玉清教授歸國就醫口占二絕贈之〉：

海外東坡死復生，任他蜚語滿羊城。
碧琅玕館春長好，笑勸麻姑酒一觥。
年來身世兩茫茫，衣狗浮雲變白蒼。
醉餓為鄉非上策，我今欲以病為鄉。

（王無功作醉鄉記，管異之作餓鄉記，不佞將作病鄉記以寄意焉。）⁽¹⁹⁾

“海外東坡死復生”，這一詩句再次褒揚了玉清教授的一身正氣。

患難朋交廿五春

1965年10月4日，寅恪先生有〈十月二日下午洗玉清教授逝世四日始聞此輓洗玉清教授〉詩云：

香江烽火夢猶新，患難朋交廿五春。

（太平洋戰起，與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幣四十元相贈，雖謝未受，然甚感高誼也。）

此後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館弔詩人。⁽²⁰⁾

1965年4月，正值洗玉清先生病重期間，寅恪先生寫作了一生單篇文章的壓卷之作〈先君致鄧子竹丈手札二通書後〉。文章有云：

右先君政鄧子竹丈手札二通。光緒九年先祖以張幼樵副憲追論河南王樹汶案，解浙江提刑任。旋奉廷旨，交湖南巡撫龐際雲差遣。先祖不樂居湘，遂出遊粵豫，數年後，始返潭州。其間先君侍先祖母寄寓長沙，二札即此數年間所作也。⁽²¹⁾

〈書後〉在考述手札二通的寫作年代約當光緒年前後，接着說：

書中雲秋指湘鄉杜文俞。石帥指閩浙總督楊昌濬。叔與指袁丈樹欽，長沙人，清末官戶部主事。彌之即武崗鄧輔綸先生，其子為湘潭王閏運先生壻。湘綺手札中引聊齋誌異嘉平公子篇鬼妓之語，所謂“有壻如此，不如為娼”者也。彌之葆之兄弟與先祖有科舉同年之誼。先祖任河北道時，勅設致用精舍，聘葆之先生為主講。子竹即葆之子。杜丈在河北道幕中二人相識，故語及之。鄧氏既為世好，兩家子弟頗相往還。近四十餘載，久不通聞問，疑有不可究詰者。

〈書後〉結尾部分十分重要，抒發了作者對“八十年間”天下之變的感慨，更道出了“寅

恪過嶺踰十稔”的感言。文章接着說：

嗚乎！八十年間，天下之變多矣。元禮文舉之通家，隨五銖白水之舊朝，同其蛻革，又奚足異哉！又奚足道哉！寅恪過嶺候踰十稔，乞仙令之殘砂，守僧僧之舊義，頹齡廢疾，將何所成！玉清教授出示此二札，海桑屢改，紙墨猶存，受而讀之，益不勝死生今昔之感已。一九六五年歲次乙巳四月廿八日寅恪謹書。

最近，筆者將陳美延教授編定三聯書店出版之《陳寅恪集》通讀一過，驀然發見，如果說寅恪先生以專集形式出版的壓卷之作是〈寒柳堂記夢〉，而單篇論文的壓卷之作正是1965年4月28日寫作的洗玉清先生收藏之〈先君致鄧子竹丈手札二通〉的研究，此文見於《金明館叢稿二編》，而寫作之日正是當時大陸已開始“批判”《海瑞罷官》的年月，文章所說“守僧僧之舊義”，是寅恪先生面對文化浩劫的一種堅毅宣告，而這宣告又是與玉清教授前此一年仙逝之前所出示之二書札有關。

這一重要史實為過去讀書時所忽略，今讀及此深感1948-1964年寅恪先生與詩人洗子的唱和乃至洗子仙逝一年後所書的《書後》，構成認識寅恪先生近二十年嶺南生活的一種“詩史”。

【註】

- (1) (15) 莊福伍：〈洗玉清先生年表〉，《洗玉清文集》，頁867、頁874，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
- (2) 鄭煒明：〈讀洗玉清教授著作筆記〉，《洗玉清誕生百年紀念集》，澳門歷史學會出版，1995年，頁77-78；頁25。
- (3) (4) 陳永正：《碧琅玕館詩鈔·前言》，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2、頁37；頁1。
- (5) 曾昭璇：〈懷念洗玉清教授〉，見註(2)所引《紀念文集》頁25。
- (6) (10)(11)(12)(18)(19)(20)《陳寅恪集·詩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64；頁70；頁194；頁86；頁187；頁157；頁172。
- (7) (8)(9) 洗玉清：〈天文學家李明徹與漱珠崗〉，《洗玉清文集》頁193；頁209；頁112。
- (13) (14) 邱世友：〈試解讀陳寅恪教授〈洗玉清教授修史圖〉詩〉，《洗玉清研究論文集》，廣東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編，頁223-224、頁220，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7年，香港。
- (16) (17)《碧琅玕館詩鈔》頁51-52。
- (21)《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286。